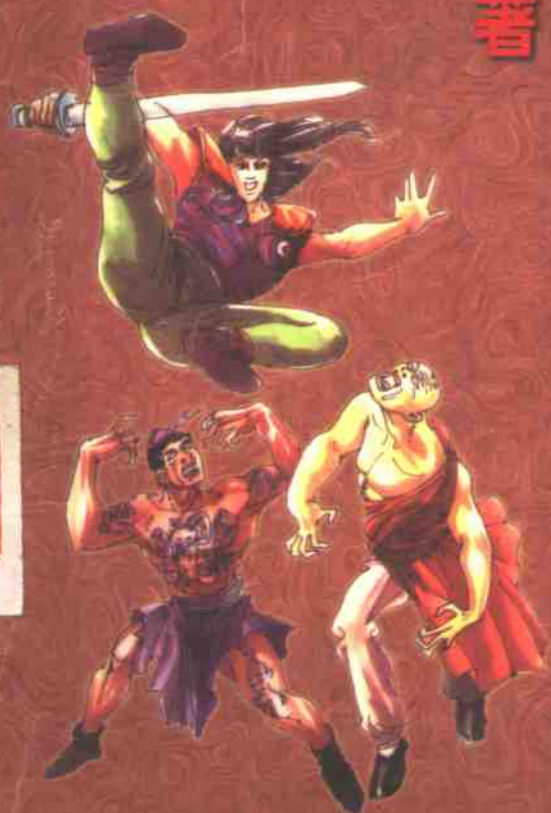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巨掌魅影

公孙千羽著



上

44.568

J2

=1

C-1

旋风剑大系
公孙千羽著

巨
掌
魅
影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月娜
封面设计:永强
插图:大水

旋风剑大系
巨掌魅影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8.5 字数:456千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80595-426-7/I·180

(上、中、下册) 定价:44.80元



第一回 浴血之夜

天色阴沉得可怕，乌云压顶，像是一伸手便可以碰得到一样。雷声密如战鼓，闪电霍霍，一场暴雨，眼看将要洒下。

在通往岳州的大道上，此际显得十分静寂，来往商旅，早已觅地住宿，以待天色放晴之后，再行赶路，又宽又直的大路之上，只有一阵急骤而孤寂的马蹄声，自远而近传来。

不一会，便可以看到一匹枣红骏马，疾驰而至。

在马背上，伏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。

那人全身伤口，虽然未曾结口，鲜血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，顺着他腰间的佩剑，滴在地上。而他也像是完全失去了知觉一样地伏在马背上，任由那匹骏马，扬鞭踢蹄，向前疾驰。

片刻之间，雷声电光，更加紧密，终于，在轰隆隆一连几下巨响过处，天像是漏了一样，倾盆大雨，哗啦啦地直洒了下来。

豆大的雨点，洒在马背上的那人身上，将他身上的血污，冲得如小河也似地向下流去，在他所过之外，路面上的小坑中，都飘着血水。

不到一盏茶时，他身上的血污，已然为大雨冲净，露出他背部的伤口来。

那是一个交叉如“十”字的两道又深又长的伤口，几乎占据了他整个背部，皮开肉绽，令人不忍卒睹，雨点无情地打在伤口上，令得那人全身震动了一下，吃力地仰起头来。

那是一张十分英俊挺秀的面庞，约莫二十上下年纪，但是此际，面上的神情，却是充满了痛苦，眼光在散乱之中，还有着几分坚定的神采，他呻吟了一声，奋力一掌，拍在马股之上。

那骏马长嘶一声，更加加快了脚步，蹄声和雨声交杂，向前飞也似地掠出。

没有多久，骏马便负着那人，冲进了岳州城中。

雨势更是惊人，繁华的岳州城中，也是阒无行人，骏马一连冲过了几条大街，才在一所巨宅面前，停了下来，马背上那年轻人勉力坐直了身子，面色比纸还白，从马背上滚了下来，一个踉跄，整个人撞在黑漆大门上，发出了“砰”地一声响，他疾一伸手，抓住了门上的铜环，才不致于跌倒。

只听得门内，传来了一个粗壮的声音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年轻人喘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快……开门，是……我……”

他的声音，十分低微，完全为雨点盖了过去，他又扭动着身子，在门上用力地撞了一下，才听得门内人叫道：“来了！”

接着，大门打了开来，那年轻人手一松，整个人便跌进了门中。

只见两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，吃了一惊，立即将他扶了起来，其中一个，一看清那年轻人的脸面，面上更是陡地一惊，“啊”地一声，道：“金公子，是你么？”

那年轻人呻吟了一下，面色变得更加难看，胸口起伏，道：“祁老伯……可在么……告诉……他……我……来了！”

那两个管家忙道：“在！在！”他们两人，一面说，一面将那年轻人扶过了天井，进入大厅，将那年轻人放在一张椅子上。

那年轻人瘫坐在椅子上，在大厅之中，他当然淋不到雨了，可是他额上，却还不断向下淌着水点，那是因为极度疼痛而生的汗珠。

没有多久，只听得一阵急骤的脚步声，初自内堂，快疾无比，片刻之间，只见两条人影，旋风也似地掠进了大厅之中。

此际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再加上倾盆大雨，大厅中已经十分昏暗。

那两条人影，才一抢进，便厉声喝道：“掌灯！”立时便有人点着了灯火，那两个人也已经来到了那年轻人的面前。

只见那两个人，一个乃是年约六十的老者，一个乃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一脸英悍之气，一望而知，是武林中的高手。

那老者踏前一步，面上神色，十分惊骇，大声道：“金贤侄，你怎么啦？”

那年轻人面上，满是悲愤之色，激动之极，道：“家父已死，我……受了重伤！”那位中年人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谁下的手？”

那年轻人双手在椅柄上一按，身子向前一俯，他背部的伤口，赫然而露！也就在那刹间，只见那老者和中年人，面色陡地大变！身不由主，各自“腾”地向后，退出了一步！

那两人，本来满面英武之气，一望便知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。

但此际，两人退出了之后，竟然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之极的事，又像是霎时之间，便会有大祸降临到他们身上一样，不但面如死灰，而且全身还在微微地发颤！

那年轻人一俯身之后，又勉力按住椅柄，坐直了身子，道：“祁伯父，我……”

他只不过讲了四个字，因为重伤之后，又长途奔驰，在飞驰之际，因为只想赶到目的地，所以一口气提着，不致散去，而人也始终能以支持得下去。

此际，已经赶到了地头，不但两湘著名的好汉，自己父亲的结义兄弟，银雕祁亚峰在，而且，祁亚峰的师兄，白髯伯淳于奇也在，他只当报仇有望，心中一松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便昏了过去！

那年轻人昏了过去之后，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，才互相望了一眼。

他们的面色，仍然是那样的骇然，甚至连气息也显得十分急促。

白髯伯淳于奇向那年轻人一指，道：“师弟，这……这……可是……勾魂帮中人，所下的手么？”

看祁亚峰的情形，像是绝不希望承认这个事实，但是却又无可奈何一样，道：“除了勾魂帮中之人，谁也不会将人弄伤，而在背后，弄出这样一个交叉如同十字似的伤痕来的！”

白髯伯淳于奇的面色，更是骇然，道：“师弟，这却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
祁亚峰望着那年轻人，半晌不语。

淳于奇又道：“师弟，做师兄的，并不是劝你行不仁不义之事，你想想，若是你插手救了他，便是和勾魂帮为敌，立时便是灭门之祸！”

当淳于奇讲及“灭门之祸”四字时，祁亚峰全身，尽皆一震！

但是他立即仰起头来，道：“师兄，我与他父亲，合称金银双雕，誓共生死，亲若手足，若是我不管，怎能说得过去？”

淳于奇顿足道：“师弟，问题不是在这里，而是你根本管不了！金雕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惹下了勾魂帮，他只说金雕已死，看他的情形，当然是金雕一家，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，师弟，你何苦搭上自己满门的性命，而仍然救不了他？”

祁亚峰呆了半又望了望那年轻人，道：“师兄，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这时候，那年轻人已然悠悠地醒了过来，他微睁双眼，见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，只是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并不立即出手施救，心中已自一奇，又听得祁亚峰如此问法，更是大奇。

他忍住了奇痛，不发出吟呻之声来，又合上了眼睛听。

只听得淳于奇道：“我们当然也不会弄死他，趁他昏迷未醒，将他弄出宅外去，便没有我们的干系了，事不宜迟，只怕勾魂帮的眼线，已经知道他来了此处，快快动手！”

淳于奇的话，那年轻人每一个字，俱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
他心中实是悲愤之极！

但是他却仍然不出声。因为说这话的是淳于奇，淳于奇和自己父亲的关系，本就不深，他要听听祁亚峰如何回答！

在他的想象之中，祁亚峰一定会立即严词驳斥淳于奇这等毫无义气的话。

但是，祁亚峰听了，却是半晌不语！

那年轻人只感到自己心头的怒火，随着伤口的奇痛，越来越是高涨，他陡地睁开眼来，只见祁亚峰仍是满面犹豫不决之色。

他勉力一声长笑，道：“两位不必多伤脑筋了，我也不劳你们动手将我弄了出去！我自己走！”他运气勉力站了起来，身子一个摇晃，方始站稳。

这一用力，背后的伤口之上，重又鲜血泉涌，奇痛攻心！

但是他却在话一讲完之后，再也不向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，多望一眼，一个转身，踉踉跄跄，向外走去。他每跨出一步，眼前便金星乱进。

但是他却紧紧地咬着牙关，向外走着，他就算要死，也宁愿死在豪雨之中，也不愿死在银雕祁亚峰的家中，更不愿死在淳于奇和祁亚峰两人的面前！

他心中感到了极度的后悔，为什么自己竟会到祁家来的，索性一直向前奔驰，直到血尽而死，岂不来得干脆？

他咬紧牙关。向前走出了七八步，自他背上所滴下的鲜血，被他跨出了一个一个的血印，看来触目惊心，可怖已极。

白髯伯淳于奇望着那年轻人的背影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但是，祁亚峰望着眼看要挣扎着走出大厅的那年轻人，面上的神色，苦痛之极！

就在那年轻人再跨上一步，便可以步出大厅，他伸手一推，已将门推开，倾盆大雨，立时洒了进来，祁亚峰突然向前扑去，叫道：“金贤侄！”

那年轻人恍若未闻，一迈脚，便待向外跨去，但是祁亚峰身形再晃，已然拦在他的面前，喝道：“金贤侄，回去，待我为你治伤！”

祁亚峰此言一出，那年轻人不由得猛地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淳于奇也大叫道：“师弟，你疯了么？”

但是祁亚峰的面色，却是十分坚决，踏前一步，已然扶住了那年轻人，将那年轻人扶进大厅来，朗声道：“师兄，我为人或不致能称得上是一条好汉，但也不致于是见死不救的儒夫！”

那年轻人面上，现出了兴奋的光彩。

但是淳于奇却是勃然大怒，反手一掌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击在一张桌子之上，竟将桌面击穿！

内功略有根底之人，要一掌将一张桌子的桌面击穿，并不是十分为难之事，但是淳于奇那一掌过后，桌面上的破洞，五指分明，完全是一个手掌的形状，那是他苦练师门红砂掌功夫，已有六成火候之故！

他一掌击下之后，厉声喝道：“师弟，你就算自己要死，也不为妻儿想一想？勾魂帮手下之狠，人所共知，你，你……”

他讲到此处，不知是因为激动，还是因为害怕，竟然难以为继！

祁亚峰的面上，露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神色，双目紧闭，额上汗珠，滚滚而下，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师兄，你带了他们离去可好？”

淳于奇道：“离去？上哪儿去啊？你到天涯海角，勾魂帮的人便追到你天涯海角，还不快将这小子送出门去算数！”

祁亚峰的面色铁青，道：“师兄，我意已决了！”

淳于奇倏地踏前一步，道：“我不准你那样做！”

祁亚峰突然一声长笑，双目异光四射，直视淳于奇，淳于奇被他充满正义的眼光，逼得不由自主，一步一步，向后退了开去。

淳于奇等他退出了六七步，才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阻我行事？”

淳于奇嘴唇掀动，但是却没有讲出话来。

祁亚峰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快走吧！”

淳于奇面上的神情，十分复杂，总是内心在剧烈地斗争，究竟走是不走。

但是没有过了多久，他终于一言不发，一个转身，大踏步地向外走去，迅即出了大厅，没入了无边黑暗，和倾盆大雨之中！

那年轻人抬起头来，道：“祁世伯，我……我实在不该来连累你的！”

祁亚峰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金贤侄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刚才，我几乎做了不仁不义的畜牲，大丈夫死何足惧，好过苟且偷生……”

他讲到此处，想起勾魂帮下手之狠，自己一死，连妻儿也难以幸免，双目之中，也不禁洒下了几滴英雄之泪！

那年轻人忙道：“世伯，我……走了！”

祁亚峰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休得胡说，你可曾受内伤么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没有，但是背上伤痕，深达寸许，我……拼命死逃出来的！”

祁亚峰道：“那还好，我师门红灵膏，专治外伤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便可伤口止血，不消两日，便能够完全复原了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手掌一击，立时有两个管家模样的人，走了进来。

祁亚峰面色严肃，道：“你们两人，一个到我书斋之中，去取红灵膏来，一个快去通知夫人，带着云儿，立即由后门出去，衣着越破越好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绝不要再来见我！”

那两个管家，乃是祁亚峰在总镖头时，跟了他多年的趟子手。

他们两人，武功虽是十分平常，但是一生天南地北，江湖上的见闻，却是异常广博，一听得祁亚峰这样吩咐，不禁尽皆一呆。

一个道：“总镖头，是……什么事？”

祁亚峰道：“我已惹上了勾魂帮，你们也快通知别人，快快走吧！”

那两个管家呆了好一会，才各自一声长笑，道：“总镖头，你这

是什么话？别人能走，我们两人，跟了你那么多年，莫非也能一走了之么？”

祁亚峰道：“你们就算不走，又有何用？”

那两人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总镖头，不是我们大胆，说实话，总镖头你毅然决定救金公子，也不宵是一样没有用处？”

祁亚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说得对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吧，快将红灵膏取来，同时吩咐夫人，带着云儿，从速离去！”

那两个管家答应一声，：“多谢总镖头看得起我们！”

他们话一说完，便由边门疾掠而出。

祁亚峰将右掌抵在那年轻人的前心上，将本身功力，缓缓逼入，没有多久，那奉命取红灵膏的管家，已经大踏步地抢了进来，手中捧着一只老竹根挖成的盒子。

祁亚峰连忙一伸手，将盒子接了过来，打开盒盖，只闻得一股扑鼻的辛辣之味，极是难闻，盒中所装，乃是其红如血，状如浓漆的物事，祁亚峰以手挑了，抹在那年轻人背部的剑口上，触体生凉，疼痛立止！

抹了大半盒红灵膏，才将伤口敷住，祁亚峰又撕裂了一幅白布，将那年轻人背部的伤口扎住，那年轻人一面闭目养神，一面听得后堂之中，传来阵阵喧哗之声。他偷看祁亚峰的神色，只见他面上神情，虽是十分痛苦，但是却也十分坚决！

祁亚峰刚将那年轻人的创口扎好，突然听得边门上，响起了一阵娇叱！

紧接着，只见两条人影，“砰”、“砰”跌了进来，跌在大厅之中，倒地不起。祁亚峰和那年轻人，一齐吃了一惊。

定睛看时，只见跌进来的，正是那两个管家！

祁亚峰心中一凛，暗自叫道：“勾魂帮的人来得好快啊！”

可是他甫一转念间，已经听得一个妇人声音，厉声叫道：“亚峰！”

祁亚峰和那年轻人，一齐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身材高瘦，广额高颧，生得十分丑陋，但是却满面英气，锋芒逼人的中年妇女，手中牵着一个和她十分相似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走了进来。

那小女孩面上的神情，像是十分兴奋。而中年妇女，却是满面怒容！

祁亚峰一见两人，顿足道：“娘子，你怎么还不带了云儿离去？”

那年轻人也躬身叫道：“伯母，云妹妹。”

那中年妇女“哼”地一声，陡地身形一晃，来到了祁亚峰的面前。

她一到了祁亚峰的面前，身形甫凝间，手掌突然扬了起来，出手快疾绝伦，已经向祁亚峰面上掴去！只听得“叭”地一声，一掌掴个正着，敢情下手还十分重，祁亚峰半边面上，立时肿起老高！

祁亚峰后退一步，喝道：“娘子，你疯了么？”

那中年女厉声道：“你这无情无义的畜牲，当初我瞎了眼睛，才会嫁给你！”

那小姑娘则拍手道：“骂得好！骂得对！”

那中年妇女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祁亚峰的妻子，玉凤周琼，出了名的坏脾气，那年轻人和祁亚峰两人，当然更知道她性格暴烈，可是此际，他们两人，却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！

祁亚峰顿了一顿，道：“娘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玉凤周琼踏前一步，尖声道：“夫妻乃是同命鸟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如今惹下了勾魂帮，你却叫我独自逃命，你这无情无义之人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她话才一说完，身形略矮，“呼呼呼呼”，四掌疾拍而出！

祁亚峰身形疾闪，连连后退，方将她那连绵攻出的四掌避了过去，急叫道：“娘子且住，是在下的不是了！”

周琼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若不是金紧侄在此，我便不能轻易放过你！”

那年轻人踏前两步，道：“祁伯母暂息雷霆之怒，世伯是为了伯母及云妹妹好，所以才要你们远远——”他话未曾讲完，玉凤周琼面色陡地一沉，已经厉声喝道：“金昂霄，你放的什么屁？”

金昂霄正是那年轻人的名字，他素知这位世伯母的脾气怪到了极点，被周琼一喝，便不再言语，周琼却余怒未息，道：“昂霄，你父母已死了，我暂充你的母亲，却是有几句话要教训你！”

金昂霄欠身道：“侄儿恭聆教诲。”

周琼道：“你如今尚未娶妻，但如一旦成婚，便要將妻子当作自己一样，你如何，你妻子便也如何，绝不能学你世伯那样！”

金昂霄心中暗忖，眼看这里的几个人，皆是杀身之祸，还谈什么娶妻不娶妻？

但是他却并不反驳，道：“伯母之言，侄儿终身不敢相忘！”

周琼这才面色稍霁，道：“云儿，去见过了昂霄哥哥。”

那小姑娘跑了几步，来到了金昂霄的面前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昂霄哥哥，你上次和金伯伯、金伯母一起来过，到如今又有两个月了，金伯父金伯母都死了么”是谁害死他们的？”

金昂霄在这一日夜之中，经历之惨，实是绝不能回想，经那小姑娘触到了痛处，虎目之中，不由得泪如泉涌！

那小姑娘望了金昂霄一眼，一撇嘴，道：“老高的一个人，动不动就哭了！”

金昂霄连忙道：“云妹妹，你昂霄哥哥岂是轻易流泪之人？”

那小姑娘傲然道：“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无论怎样，都不应该哭！”

金昂霄听了，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惭愧，连忙抹干了眼泪，道：“云妹妹，你说得是！”祁亚峰和周琼两人，在一旁望着他们两人，神色黯然。

祁亚峰道：“娘子，你若是不肯走，我当然也不来强你，但是云儿——”

周琼不等他讲完，便道：“云儿的脾气，你不是不知，她肯走么？”

祁亚峰叹了口气，并不言语。

只见周琼伸手入怀，一抖手，取出一件物事来，那物事一抖了开来，乃是一件背心，银光闪闪，不知用什么东西织成的。

周琼将那件背心，向金云霄一扬，道：“金贤侄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？”

金云霄道：“自然知道，这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银麟甲。”

玉凤周琼道：“不错，这麟甲乃是我家家传之宝，你快穿上了！”

金云霄知道这一件软甲，乃是将银蛛之丝织成，轻软滑韧之极，穿在身上，不但可避兵刃之伤，而且即使对方内功极高，硬接几掌，也可以仗软甲之功，将内力卸去，实是一件武林至宝，早年武林之中，为此也曾掀起恶风云。

如今，他听得周琼要自己将之穿上，他当然不肯答应，朗声道：“伯母，这件事，侄儿万不能答应，银麟甲给云妹妹吧。”

周琼面色一沉，喝道：“你将我当作何等样人了？”

金云霄心情激动，大声道：“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能应命！”

周琼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好，那就这样！”只见她一伸手在银麟甲上，抽出了两股线香粗细的银丝来，那一件银麟甲分成了两半，道：“那你们两人，各持一半，穿在衣内，护住背后，勾魂帮中人下手伤人，只攻人背心，足可防身，希望你们两人，能够劫后余生。”

玉凤周琼是罕见的奇女子，她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，分明已是生离死别，大祸临门，但是她却一点也没有悲切之容。

金云霄还在犹豫，那小姑娘已经一伸手，将两片银麟甲一齐接了过来，将一片抛向金云霄，道：“别婆婆妈妈了，快穿上吧！”

那小姑娘乃是祁亚峰，独生爱女，单名一个“云”字，不但容貌酷肖乃母，广额高颧，浓眉大口，毫无女子的妩媚之态，更是绝谈不上“美丽”两字！而且她行事作风，性格脾气，也和乃母一样！

金云霄接过了半件银麟甲，目中含泪，道：“世伯，伯母，我——”

玉凤周琼一挥手，道：“云霄，你又来废话了！”

金云霄也知道祁亚峰和周琼两人的行为，自己绝不是能用言语来表达心中的感激的，因此便索性不多再说。

当下他们两人，各将半件软甲，用那抽下来的银丝缚住在后背之上，再穿上了外衣。

这时候，那两个跌倒在地，看到主人主母吵架，又立即溜了出去的管家，也已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总镖头，人已经都遣走了！”

祁亚峰问道：“雨止了么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没有。”

祁亚峰不再多问，那两个管家，也只得垂手侍立，在经过刚才一场纷扰之后，此际静了下来，只听得哗哗的大雨之声，不绝于耳，闻间夹着霹雳雷声，惊天动地，更令得气氛肃穆。

静了片刻，周琼才道：“云儿，你兵刃在身上么？”祁亚峰应声道：“在！”

只见她一抖手，“呛啷啷”一声响，已从腰际抖起了一柄链子枪来。

那链子枪乃是外门软兵刃，一条长约五尺的细铁链上，连着一个长约五寸，锋锐无比，三面锋楞的枪尖。这种兵刃极难练得好，祁云的外公，也就是周琼的父亲，却是使练子枪的大名家，祁云自五岁练起，到她十二岁那年，她外公去世时，已然极有根底，今年她已是十五岁，那柄练子枪才一出手，便被她抖得笔也似直，枪尖嘶空，“嗤”然有声。

周琼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云儿，你时时吵着没有架打，今天晚上，你可以打到死为止了！”

祁云也笑道：“是啊，这正是难逢的机会！”

她们母女两人，神色之镇定，实是难以想象。

周琼向关着的大厅正门，望了一眼，顺手抄起一张椅子来，手臂一抖，那张椅子，已经向前疾飞而出，“轰”地一声，砸在门上。

门扇立时倒下，大雨溅了进来，片刻间，便将大厅溅湿了一大片，闪电一起，便可以看到，雨势仍是一样地惊人！

祁亚峰向门外望了片刻，回过头来，道：“金贤侄，你兵刃还在么？”

金昂霄伸手按了按腰际的剑把，道：“还在！”祁亚峰手腕一翻，一道晶光，自衣袖之中，掣出一柄长才七寸的匕首来，插在桌上。